《碎語。》

00.
細碎、幾不可聞，彷彿只是空氣一時的躁動，只要加以無視，過一陣子便會消停。但是他很清楚，縈繞耳畔的聲響並非單純的耳鳴，而是從自身當中傳來的思念，以彷若耳語的形式再再傾訴著。
微弱但又確實存在著，震顫著空氣，悄然說著：

「　　。」

細微得幾乎聽不見。

01.
如月伸太郎本來打算直接推門走進病房，但房內傳出的聲音令他錯愕地停下了腳步。
「……伸太郎人很好呢。」
忍不住從門縫間窺視房內的情況。房中只有曾經的兩位學長姐，沒有其他人。
聽見遙沒頭沒腦冒出來的評論，令貴音錯愕地瞪大了眼。她幾乎是反射性地伸手撫上遙的額頭，擔憂地問：「遙，你該不會又發燒了吧？」
「我很好啊，貴音。」遙淺笑。
「真的沒事嗎？沒有哪裡不舒服？」
「沒事的，貴音。」
「嗯……哪裡不舒服要告訴我啊，或者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都儘管說。」
「真是的，所以說妳太小題大作了啦。最近身體狀況很不錯，搞不好就連待在戶外一陣子，甚至寫生也完全沒問題呢。」
「我還是覺得你不太適合去風太強的地方，再說最近很冷啊……過年時出去參拜一下，回來後立刻發高燒，這樣哪裡沒問題啊……」貴音嘟噥，伸手替遙把下滑的被子拉回本來的高度，引來遙的苦笑。
「貴音，妳現在真的好像一個媽媽呢，動不動就操心，還會替人蓋被子。」
聞言，貴音紅著臉瞪了遙一眼：「誰是媽媽啊！我只是看你身體虛弱所以才會這樣啊！還、還不是你害的，少讓我擔心啦！」
「嗯。」
伸太郎待在房外聽著兩人拌嘴，默默打消了進去的念頭。
「冬天要穿暖一點啊！好不容易把身體調養好了，結果最近又住院了……我沒有在你身邊的時候也要自己注意啦！」
「我有在注意啊……」
「真是的，你那樣子算哪門子注意啊！」
一股無以名狀的焦躁讓伸太郎扭身就走。沒有方向，沒有目的地，只是想盡可能遠離這間病房。
房內的兩人不應該被閒雜人等打擾——而所謂的閒雜人等，指的大概就是他自己吧。
混雜著自嘲與焦躁，伸太郎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腳步。